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近两年,舞剧演出市场呈现蓬勃态势,有的新创作品“一票难求”,经典舞段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带动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舞剧多年来在创作演出上的扎实积累和有效探索。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火热的现实生活,用肢体语言和剧情感染观众,舞剧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成为中国舞台艺术一大亮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验值得总结。

活化传统,彰显中国舞剧的民族特色

创造性运用传统舞蹈资源始终贯穿于中国舞剧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古典舞讲求“形神劲律”“圆流周转”,这种形体文化蕴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国民族民间舞则以其丰富性与多样性,为舞蹈形体和编排提供丰厚资源。深入中国传统舞蹈的艺术宝库,总结规律、活化传统,这是展现中国舞剧民族文化辨识度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舞剧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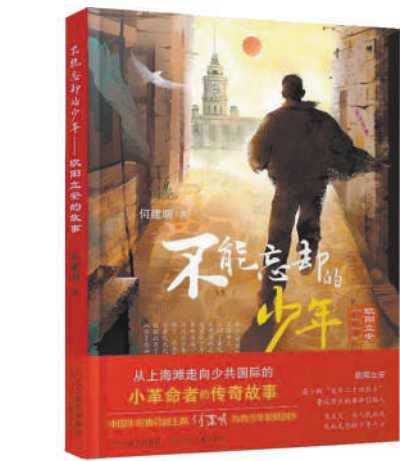
舞剧《醒·狮》通过富有岭南特色的民间舞蹈“醒狮”,讲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的故事。剧中多次运用醒狮固有的左右弓步、金鸡独立等步伐,并且将中国古典舞的“形神劲律”融入其中,把“醒狮”舞台化、性格化,从而更好地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创作者还巧妙地高台醒狮“采青”的表演,转化为舞蹈纵向空间的调度,丰富两名男主角“抢青”对打时的空间关系,强化岭南醒狮“武舞结合”的风格特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渔光曲”舞段,将中国古典舞的身韵融入富有上海弄堂生活气息的动作中;舞剧《敦煌》中“飞天”舞段,则把敦煌舞的典型姿态“三道弯”化于芭蕾的开绷直立。这些舞蹈片段既有中国舞蹈独特韵味,又将民族审美与时代旨趣融为一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广泛传播,深受年轻观众喜爱。

中国舞剧不仅吸收和化用戏曲、杂技等传统艺术的身体语言,而且跨越艺术类型,从国画、文物、诗词等其他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灵感。新中国第一部民族舞剧《宝莲灯》就有意将戏曲身段吸收到舞蹈里,民族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新的里程碑”的《丝路花雨》,将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婀娜舞姿、纤巧手势、流盼眼神、典雅风度,在舞台上演绎得淋漓尽致。《铜雀伎》的人物造型取材汉画像石,全剧20多个舞段均是古代文物中舞蹈形象再现,将汉代文化风韵灌注于舞蹈动作中,创造性地展现汉舞的独特魅力。2021年在各地巡演的《只此青绿》,通过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等诸多舞段,表现“身体的诗意”,将名画《千里江山图》的意象万千生动呈现于舞台。

博采众长,拓展舞剧艺术的表达空间

一般认为,舞蹈艺术“长于抒情、拙于叙事”,如何兼顾“跳好舞”和“讲好故事”这两方面,是舞剧创作者面临的挑战。为此舞剧创作者博采众长,从主题、叙事、舞台技术等方面拓展中国舞剧艺术的表达空间。

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创作者手中往往刻上不同的时代烙印。通过注入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涵,可以让原有的主题与故事焕发新的光彩。譬如在舞剧《草原英雄小姊妹》的创作中,有同名动画和电影



《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的故事》:何建明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舞剧——在传承创新中绽放光彩



核心阅读

深入中国传统舞蹈的艺术宝库,总结规律、活化传统,这是展现中国舞剧民族文化辨识度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舞剧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如何兼顾“跳好舞”和“讲好故事”这两方面,是舞剧创作者面临的挑战。为此舞剧创作者博采众长,从主题、叙事、舞台技术等方面拓展中国舞剧艺术的表达空间

珠玉在前,如何再出新意?创作者将全剧结构分为上下两堂课。第一堂课是当代小学生在课堂上认识龙梅和玉荣,草原英雄小姊妹身处的历史现实和时代氛围让孩子们感到新奇;第二堂课则是孩子们受草原英雄小姊妹事迹触动、鼓舞后,校园内外发生的深刻变化。舞剧让两代人的心灵在“课堂”中碰撞,一个老故事被激活,奉献精神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更丰富的阐释。

舞剧是形体的艺术,也是叙事的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民族舞剧实验性作品《盗仙草》《碧莲池畔》《刘海戏蟾》的尝试,到第一部民族舞剧《宝莲灯》的诞生,再到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都借用戏曲、神话、电影、民族歌剧等艺术文本进行改编探索,奠定坚实的叙事基础。80年代,《玉卿嫂》《阿诗玛》等舞剧以突破原有的按时间顺序的线性叙事,探索以心理活动为线索的叙事模式。世纪之交,《雷和雨》《红楼梦》等舞剧打破经典文学《雷雨》《红楼梦》的情节推进方式,使熟悉的文本“陌生化”,别有一番新意。这些创作实践或是借鉴戏剧等舞台叙事,或是借用电影蒙太奇叙事,或是向小说等文学艺术“取经”,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中

国舞剧的叙事方式。既吸收借鉴现代艺术形式,又深植传统艺术沃土,是舞剧创作的重要经验。《红色娘子军》在芭蕾基本规范和特质基础上,结合武术、中国舞的动作元素,编排出独具中国韵味的舞段,呈现出中国芭蕾特有的艺术风格,得到国际舞坛的认可和赞誉。《大红灯笼高高挂》吸收京剧水袖等元素,使以“足尖艺术”著称的芭蕾舞上身动作更加丰富细腻,精妙传达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这一舞剧整体呈现的中国审美、中国风格,在国际演出市场颇受欢迎。中国芭蕾舞剧的民族化创作方向,不仅让讲述中国故事有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也为世界舞剧创作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艺术与技术碰撞融合,激荡出无限灵感与创意,为中国舞剧带来新的活力。《永不消逝的电波》创造性地将移动条形屏片、光影效果与视频设计相结合,形成舞台空间的分割与重组,从而使同一个舞台上多重空间并行叙事。在同一时空里,既展现主人公传递信息时被特务围追堵截的情景,又交代了敌我双方的状态,更营造紧张的谍战氛围。这样的设计得益于舞美、灯光和视频技术的发展,舞剧叙事节奏加快,内容密度增大,表达层次更加丰富饱满,从而更有代入感、沉浸感,更贴近当代年轻观众的欣赏习惯。当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舞剧创作模式、表演方式以及观演体验产生重大影响。面对这些新技术、新形式以及新的创作模式,创作者需要合理运用,通过吸收、借鉴、消化、创新,释放舞剧新的艺术可能,彰显舞台艺术更多魅力,进一步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舞剧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未停止。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活化中国舞蹈的艺术传统,博采古今中外艺术之长,丰富舞剧艺术的表达空间,中国舞剧必将涌现更多精品佳作,绽放绚丽光彩。

题为以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背景创作的舞剧《只此青绿》剧照。王徐峰摄

下图为讲述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故事的舞剧《醒·狮》剧照。广州歌舞剧院供图

制图:赵德汝



像清澈甘泉滋润少年的心

海 飞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迎来“井喷式”发展的黄金时期。近年来,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多方面阅读需求,尤其是讲述赓续红色血脉的成长奋斗故事,培养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放牛娃王小二、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等相关主题作品多次再版,一些新作品也着力塑造新的少年英雄形象。报告文学《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安的故事》是当下儿童文学英雄书写的新收获。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回望党的奋斗史,平均年龄不到18岁,所向披靡、英勇杀敌的少共国际师,“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5岁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刘胡兰等,都是少年英雄的光辉榜样。欧阳立安也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少年英雄,一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他不满16岁入党,17岁牺牲,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在不幸被捕之后,面对酷刑逼供,他视死如归。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上海,革命斗争形势残酷多变,欧阳立安利用童工身份为掩护,担任地下交通员,凭着自己的临危不惧和机敏应变,将党中央的重要情报、进步报刊传送给党的地下组织和同志们。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他穿行于大街小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革命斗争。在何孟雄、林育南、龙大道等革命者的影响下,他树立了更加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舍命奔走。这个活跃在革命一线小党员的革命热情和进步精神影响了许多渴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成员柔石亲切地称欧阳立安为“小老师”,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参加革命,认识共产党,就是从欧阳立安身上获得了力量。

要把这样一个信仰坚定、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写进孩子们心里,需要扎实的写作功力。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用朴实的语言塑造了一个鲜活饱满的少年党员形象:年幼时抓蜻蜓的活泼可爱,受到父亲影响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如饥似渴,帮助同志们传递文件的勇

敢机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作家注重刻画生活细节,人物有情有义,叙事有厚度也有温度。在行文中,作家自然又巧妙地糅入一些左翼文学经典片段。比如,当欧阳立安为革命前途不明朗而痛苦压抑时,大声吟诵柔石的诗,诗作内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不过,这样的细节处理对读者来说有一定的理解门槛,需要小读者们较为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了解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这并不容易。

作家多次到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的大街小巷寻访烈士遗踪,深入挖掘小英雄的故事,将他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转化成有力的文字,于历史纵深处勾勒英雄样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了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一段读来让人热泪盈眶的历史。

90年前,欧阳立安为了理想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抛洒热血;90年后,欧阳立安以鲜活的文学形象向我们走来。希望这部作品像一捧清澈的甘泉,滋润青少年的心灵,帮助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在灵魂深处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品朝着既有传唱度又有创新性,同时充盈正能量的方向努力,发挥好文艺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鼓舞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出发,深刻认识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音乐艺术工作者,我通过学习重要讲话,进一步加深了对音乐创作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的思考。

音乐是时代的产物,任何创作者都离不开时代语境。只有立足时代现实、感受时代之变、把握时代脉搏,才能真正记录时代之声;只有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写出来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

我在近年来创作主旋律歌曲的过程中,对此感受颇深。为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配乐和创作歌曲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经典老歌。它们之所以能经久流传,就是因为唱出了时代的呼声,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如果以“幸福”为关键词,那么,脱贫攻坚就是让幸福变为现实的圆梦时刻。为此我写了《带着幸福来见你》这首歌曲,以“幸福”为题眼,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抒发战胜贫困的喜悦,抒发党心民心紧密相连的情感。

脱贫攻坚带来了乡村巨变,伴随着乡村经济、乡村旅游的发展,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发掘自身资源、对外展示推广的主动意识,文艺能在其中做些什么呢?昔日的唐诗宋词能让一些地方名扬天下,今天的音乐也可以成为一张文化名片。通过音乐来呈现深厚而多彩的地方文化,这是我创作地域特色歌曲时怀抱的想法。无论是为云南创作的《彩云之南》、为西藏创作的《坐上火车去拉萨》《我和西藏有个约定》,还是为黄山创作的《黄山之约》、为家乡湖南安化创作的《你来得正是时候》,都旨在通过优美的旋律展示当地的乡土人情和地方文化,并且把日新月异的时代气象融入其中。

创作这些歌曲的过程,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怎么把我们的民族音乐做得更加现代、更加好听,让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音乐在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能够广泛流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中国故事,是我们创作的宝藏。把这些宝藏挖掘、呈现出来,抵达和走进更多人心中,离不开新的灵感、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把民族元素和具有现代气息的歌词、流行性的演绎手法这三者结合起来,是我的一种尝试。在音乐创作、制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民族音乐如果能够加上国际流行的节奏和表现手法的话,可以吸引更多受众。

创新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音乐受众以年轻人为主,音乐创作者更需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保持对潮流趋势的把握能力,在内容和形式上锐意创新。就以作词为例,汉语一直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如今90后、00后的表达方式迥异于从前。当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新古风音乐,就是一种以白话文为基底、略带文言的表达,有鲜明的审美特征,需要创作者予以关注。央视春晚曾经由年轻歌手演唱了我创作的一首《我和2035有个约》。在这首歌曲中,我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写下了“快把青春充满电”,展现青年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以“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表现飞速发展的科技进步,并且在编曲中大量运用最有未来感的电音元素。

不同的音乐类型、音乐风格并非泾渭分明,只要能为我们传递的思想和精神服务,都可以借鉴交融,做更多尝试。就像宋词那样,作为当时深受百姓喜爱的艺术形式,它通俗易懂,同时又很讲究韵律感,注重用词,能够容纳丰富的情感,呈现不同的风格。今天的音乐创作也应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既能把握宏大的时代主题,又能演绎细致入微的内心情感,兼容不同的表达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正发生改变。比如近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许多作品是先作为背景音乐被人关注,后被很多人在短视频中使用,然后才有了有大众传唱度的流行歌曲。但无论如何改变,音乐永远是生活的一部分,永远为人们所需要。吸引人、打动人、激励人,音乐艺术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常说“同频共振”,如果乐音、和弦、歌词和演唱都能朝着正能量的方向汇聚,那么这样创作出来的音乐一定能引起强烈共鸣。期待越来越多的作品朝着既有传唱度又有创新性,同时充盈正能量的方向努力,发挥好文艺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